

詩

廣

傳

詩廣傳卷四

衡陽王夫之譔

大雅

耳所不聞有聞者焉目所不見有見者焉聞之如耳聞之
矣見之如目見之矣然後顯其藏修其辭直而不慙達而
不疑易曰修辭立其誠唯其有誠是以立也卓然立乎前
若將執之也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孰見之乎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孰聞之乎直言之而不慙達言之而不疑我是以
知爲此詩者之果有以見之果有以聞之也我是以知見
之也不以目聞之也不以耳也我是以知無聲而有其可

聞無色而有其可見不聆而固聞之不際而固見之也於
歲亦殆與恟怳其詞荒誕而無慙其行而無疑者相違不
遠矣君子之所必察也察之以誠知其不慙而非無慙不
疑而非無疑而後可以爲君子做君子鮮矣

晝不見星而知有星夕不見日而知有日雖然猶有數也
方諸無水而信其水槐柘無火而信其火雖然猶有類也
奚以信文王之於昭于天乎求之己而已矣無過爾躬求
己之道也取之左而逢之左知其左在帝之左取之右而逢
之右知其右在帝之右也故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
之無不有之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觸心之所覺非

己能之而皆天非天之必有事而皆人之天一文王之於
昭于天者也雖然亦奚數之不可數類之不相應者乎形
有數理未有數理無數則形不得而有數氣有類神未有
類神無類則氣不得而有類是故絳形之必有理知理之
既有形也絳氣之必有神知神之固有氣也形氣存於神
理則亦可以數數之類應之也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覩其形感其氣之謂也是以辭誠而無妄也雖然於己求
之者得之爾矣是殆不可以言言者與故曰喜怒哀樂之
未發有中焉綏我思成有成焉抑非以數數以類應者也
而若或持之若或循之充乎四體而悅入於思慮而相與

爲光暉子曰知德者鮮矣謂知此者鮮也

不肖者之縱其血氣以用物非能縱也過之而已矣縱其目於一色而天下之羣色隱況其未有色者乎縱其耳於一聲而天下之羣聲闕況其未有聲者乎縱其心於一求而天下之羣求塞況其不可以求求者乎乃若目則可以視無色矣有內目故也乃若耳則可以聽無聲矣有內耳故也乃若心則可以求其不可以求求者矣洗心而藏之密也故天下莫大於人之躬任大而不憚舉小而不遺前知而不疑疾合於天而不愆無過之者無所不達矣故曰形色天性也形其形而無形者宣色其色而無色者顯內

耳內日徹而血氣靈密心浚入而血氣化縱其所堪而晝夜之通鬼神之撰善惡之幾吉凶之故不慮而知不勞而格無過焉而已矣一朝之忿一念之欲一意之往馳而不反莫知其鄉皆唯其過之也

雖其無色猶有聲焉有色矣聲者不見之色所盪也雖其無聲猶有臭焉有聲矣臭者不聞之聲所吹也故無臭者無聲之盡辭也無聲者無色之盡辭也無聲無臭者無聲色之盡辭也辭之已盡而益微矣雖然其微者非有微也日昱乎晝月昱乎夜雷雨之動滿盈是其無聲無臭者也

是其無色者也無私則無心無心則無爲惡可以見見惡

以問問惡可以覲覲哉

在上雲也在下雨也在上星也在下石也在上氣也在下
形也在上理也在下氣也故在上明明而在下已赫赫矣
設理於上顯道也違之者凶耳理無心也改不道以嚮於
道昔違之今遵之如舍荆棘而就塗知其有至而已塗不
報之以至也故明明在上赫赫在下矣非赫赫之所能有效
於明明也然則爲日星退舍之說猶以莛擊風而冀風之
旋乎善吾知其吉也惡吾知其凶也猶雲集而必雨非必
膚寸之雲爲杯水之雨也猶星隕而爲石非緣隕石故而
星爲之變也明明者不爽赫赫者不測能知不測之卽以

不爽者可與語天人之際者與周之興也以婦順其王也以武功非婦順之宜得武功也非武功之以報婦順也故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百云者無定之辭也於此乎於彼乎求之以一定而不得意者其百乎吉凶不爽之謂理嚮威不測之謂天一而已矣類五行之應銖銖而擬之劉子政父子之不足與知天久矣

繇不疑至於疑爲學日長繇疑至於不疑爲道日固疑者非疑道也疑言道者之不與道相當也不疑者非聞道在是而堅持之也審之微履之安至於臨事而勿容再疑也故知道者勿固信之勿固從之參伍而錯綜之幾未至德

未及而猶俟之其時可矣而後以爲可也故唯能疑者無
臨事之疑也臨事疑而上帝不再之命去之矣武王之觀
兵也國人曰可矣諸侯曰可矣可者道也聞道而不遽信
乃以一信勿疑而矢于牧野而勿貳爾心上帝之命疑於
武王之心矣奚以知上帝之臨女哉知之以能疑而已矣
故參伍之而不雜錯綜之而不窒幾相逮而志氣興德相
符而精神固是殆非人矣乎天也君子之所以歷乎險阻
而終於易簡也

詔以道之所當然而率人爲之雖有欲從之心立乎事始
而當事則忘也計其所以爲功而率人成之雖有他日之

效不顯於未然之心目而先事不歆也故善勸民者不以道不以功而勤以卽物之景卽事之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綿之詩善狀古公之使民也持之陜陝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當斯時也知其道之奚以當然乎弗知也知其他日之有仇而將將者可以爲功乎弗知也然而瘖者若欲爲之歌相杵盲者若欲爲之視繩直蹙者若欲爲之巡基址攀者若欲爲之舉參築而況夫力能從心之丁壯哉此夫善用民氣者乎善用其氣善用其情之動者也以之勸忠而臣樂其刀鋸以之勸廉而士安其溝壑築室之下而民氣生焉周

之王自斯始矣

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迫詞也故夫天之下應文王也迫矣傳其情寫其勢故爲之迫詞焉如羣川之洄流也如春華之暄發也如風之吹萬而各以籟鳴也嗚呼盛矣奚以如是之盛也生也生奚以如是之盛也蹶也取迷復之人心而新之以一日甫甲坼之已冉榮矣甫冉榮之已弓榮矣目不給視心不給思左右不相待後先不相讓夫是以謂之蹶也奚以如是其蹶也能用天下之生也故曰文王何可當也若凌越而無序若芝菌之生而不必有本孰能當之哉

一色純著之謂章眾色成采之謂文章以同別文以別同道盡矣同以昭別者紀人治者也人與人爲類君子與君子爲類選於羣類而得其類始之以不雜終之以不閒九官百尹三百六十之屬純乎一治也天子之胄子逮凡民之俊秀純乎一學也納之庠序升之國學試之士命之大夫建之公卿純乎一禮也接之以威儀獎之以語言穆之以心以相浹純乎一情也故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以言章也以爲任賢之弗貳無別不同也別以成同者兼物治者也人物兼治而事起事起而時異時異而道不可執已精之而唯恐執精者之或悞也已美

之而唯恐執美者之或惡也因其物治其物取物之精積
精而物登其用因其人治其人盡人之美備美而人得其
情因其事治其事一損一益一張一弛一順一逆簡其精
擇其美無所固執以滯其經緯故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廣言文也以爲用物之宏盡四方之
綱紀該別以大同也故君子以一色之章待天下之人以
眾色之同治天下文章之用各致而不斲保其一端明矣
道之降也或從其章則失其文或從其文則失其章得之
於作人則失之於紀事得之於紀事則失之於作人無有
能理者也況其下者朝暮其術參差其教以顛倒天下之

士而矜其權立一切之法崇豆區之效以從事於苟簡而矜其斷別其同同其別駁其章削其文欲天下之弗亂其可得哉故知蘇洵之權書亂之首亡之阻俾得志而讎其說禍且甚於王安石君子距之不惜餘力焉可矣

鳶飛戾天觀化於天之下也魚躍于淵觀化於淵之上也上下定位化互其中而不可爲之畛域故天其商乎地其興乎大有之載積中不敗者一氣之純乎故中庸曰言其上下察也自淵而上無不在焉自天而下無不在焉高動而卑興清涵而濁入仰蒸而俯垂寒暑相遷而不墜生殺相資而不媚有萬不齊而弗相爲害古今差異而日移不

知昭著者一章而已矣一章者純也倬彼雲漢爲章于天
四維純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純也王者以之興賢
而化俗上下之氣純而一德成萬方齊矣周子曰心純則
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此之謂也

祿者不俱得者也無有涯者也干祿者欲得諸己而不自
涯者也是故甚難乎其豈弟也以廉臨祿易以慈臨祿難
廉者與祿相爲對治者也以道干祿介其廉而止閑焉而
勿使馳也夫旣閑焉則可使不馳矣雖然君子以爲剡水
沃醲之術未可游於天下而安其土於是而知豈弟之德
爲至善也祿者競之府干者競之用廉者競之實三競消

而行之以樂易干祿豈弟而後無乎不豈弟矣干祿豈弟而後無嫌乎干祿而且利用之矣無乎其不豈弟則雖六月一裘三旬九食以固辭祿而猶是豈弟也狐不偕鮑焦申徒狄周黨嚴光之所不得與也無嫌乎其干祿而利用之則文王之養晦武王之觀兵周公之殄殷一而已矣天下見其仁不見其義而曹子臧吳季札之節褊矣必勿干祿而後不失其樂易則是日中一食樹下一宿而後可無損於物也嗚呼三代而下爲君子者卽有其體而未見有其用也臨祿思競而借盛氣危節以防之貧與富競德賤與貴競道德異而競同身爲處士祿不及焉而知其不

可使干祿焉惟其競也安土斯敦仁敦仁斯能愛可富可
貴可貧可賤而不可使失其樂易君子之道無他無競而
已矣

不顯之中有臨焉是故無不顯而皆臨之也無射之餘有
僇焉是故非無射而必有保也不聞之密皆式焉是故式
者實有其式也不諫之先有入焉是故入者無異乎諫之
切也不知德者之所驚而知德者安之猶涸水於泉而受
風以襟也皇哉盈天地之閒清乎虛乎一乎大乎莫之禦
而自生者乎清者有紀也虛者有通也一者有章也大者
有充也則夫顯不顯射無射聞而聞不聞而可聞諫而諫

不謀而固諫矣其有閒而笑其有待哉吾何以知德之儀
形與其功效哉知之以此

眾人欲而不給賢人爲而有窮聖人化而有待人之不能
必得於天者多矣夫孰知天之有不能必得於人者哉監
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天之有求於人而
不能必得者也先天而天或不應後天而天或不終吾於
是而知天道天欲靜必人安之天欲動必人興之吾於是
而知人道大哉人道乎作對於天而有功矣夫莫大匪天
而奚以然邪人者兩閒之精氣也取精於天爲陰陽而發
其昭明故天廣大而人之力精微天神化而人之識專壹

天不與聖人同變而人得以其變相天之不及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天授精於人而亦唯人之自至矣維人有道人自至焉天惡得而弗求惡得而必獲哉知天之道則可與安土安土則盡人而不妄知人之道則可與立命立命則得天而作配嗚呼知人之道其參天矣夫

莊生曰吹萬不同而聽其自已無擇之謂也信斯言也儒亦聽其爲儒墨亦聽其爲墨舜亦聽其爲舜跖亦聽其爲跖治亦聽其爲治亂亦聽其爲亂天無求於人而人亦可無求於天乎人固無求於天則人益可無求於人矣天不能令有儒而無墨有舜而無跖有治而無亂自作之自己

之吾無以謂天之有固獲之心也。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乃
管西顧此維與宅天亦憇能一聽其自己而弗求乎。夫詩
奚以知天心之必有求也。聽其自己而既自己矣。則胡弗
終已之而又繼之以吹邪。不遠復无祇悔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當其知之弗能已之而抑必謀其復也。
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是以知天之有求矣。天地無求
則亦奚從而見其心哉。儒墨之紛舜跖之雜治亂之界有
貞明存焉能求之者爲天效者也。其求之也。卽天之求之
也與。

或曰聖人無我吾不知其奚以云無也。我者德之主性情

之所持也必狹其有我之區超然上之而用夫夷然忘之而用物則是有道而無德有功效而無性情矣苟無德不必聖人而道固不喪於天下也苟無功效循物以爲功效而其於物亦猶飄風凍雨之相加也嗚呼言聖人而亡實則且以聖人爲天地之應迹而人道廢矣自我言之聖人者唯其壹至之性情用獨而不憂其孤者也壹至孤行而不待天物之助道無倚也故曰無然畔援不以道爲畔援而後舉無可爲之畔援矣非無功效而不欲多得之也故曰無然歆羨不以功效爲歆羨而後舉無可爲之歆羨矣有天地而不收效法有鬼神而不求往來有前王而不必

與之合有後聖而不必其相知明夷而正其志大有而積
中以不敗故聖人者匹夫匹婦之誠相爲終始者也宅仁
而安信而不渝神化無眵而逢其原耳目心思參天地而
成位乎其中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之謂也

帝之則不可以識知順與蟲其肝鼠其臂柳生其肘鵠巢
其顛與天下爲嬰兒而食豕如人然後可以順帝之則乎
不善說詩而率天下以禍人道也有餘故知帝則之順舍
識知而蔑以順也且孰使夫人之有識知哉我能之與抑
天子之乎天子之以識知之能而立則於識知之外是故
左其塗以導人之弗能順之也抑天立則於識知之外而

命人者以識知之能抑不知天奚從於帝則之外詭得此
識知而授之有生者也夫物者則之物則者物之則其不
相違忤也久矣然則帝則奚麗哉麗乎識知而已矣人視
禽有則矣唯人之識知不禽若也君子之視庶民則已順
矣唯君子之識知不庶民若也識者恆也知者察也恆者
道之綱紀察者道之昭著也綱紀斯而不迷昭著斯而不
昧舍此帝奚則哉君子亦將安順哉雖聖人未有能違者
也然則詩之言不識不知者何也曰爲伐崇言也先其事
而無覲當其事而無欲時至事起毋貳爾心而不以勝敗
疑然而大功集天命至矣不識不知爲吉凶與喪言也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聖人之所不屑用其識
知者此而已矣非以語於天德之達也

天不靳以其風日而爲人和物不靳以其情態而爲人賞
無能取者不知有爾王在靈囿麇鹿攸伏王在靈沼於物
魚躍王適然而遊鹿適然而伏魚適然而躍相取相得未
有違也是以樂者兩閒之固有也然後人可取而得也兩
閒之宇氣化之都大樂之流大哀之警暫用而給終用而
永泰而不憂其無節幾應而不爽於其所逢中和之所成
於斯見矣奚必墮耳絀目以絕物而致其悁情哉王者以
之感人心於和平貞士以之觀天化以養德一而已矣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則是後之乃以先之外之
乃以存之計不越乎尋尺之私逆用其衝以利賴其所欲
爲爲此說者不謂之小人而不能堯舜之不授天下於子
非以全其子也三代之家天下則以利天下也家天下以
利天下則欲固天下者先固其家視其子孫之承景命席
尊位奠磐石以爲天下效故謀之愷持之固防之密而乃
以不爽乎唐虞公天下之心故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
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大云者
時通於千祀而義浹於四海之謂也苟視其子孫長保威
靈以爲天下治安之效則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奚爲不昭

昭乎揭日月以行之哉周四遷而定位五營而定鼎合數
十世之君子謀一姓之鞏固而天下之免於水火者數百
年不知者猶爲之說曰建都於無險之地使有德易以興
無德易以亡周之所以公天下也之說也視天下之興亡
生民之生死如弈者不定之碁也亦愚甚矣

莫變匪時莫貞匪時非時以爲貞則天下亦安足紀哉上
帝居歆胡臭亶時則天之所歆亦時而已矣而況於人乎
夫至於時而可以貞矣驚時之變而不據以爲貞將天下
終無吉凶得失是非逆順合離之十紀而變亦不足以立
又從而爲之辭曰之十紀者非天下之固有而可不設於

心者也雲門韶濩之音饗爰居於魯門而悲鳴去之耳無
適聲矣毛之嬀西之施魚見之而潛鳥見之而飛目無適
色矣卽且甘帶鼠食巴菽而肥蟬不飲而蟬以飲飽口無
適味矣鼃畏牡鞠之熏芻豢趨不潔而如椒桂鼻無適臭
矣桀非堯之所是烏反哺以爲慈梟以不盡食其父母之
爲不孝心無適賢矣唐虞之所賞羸秦之所誅漢晉之所
崇懷葛之所怪時者不足紀者也而亦惡用紀之爲嗚呼
爲此說者知時之變而不知變之貞以召疑憎於人也有
餘而況上帝哉當其未爲人不知畏死矣當其既爲人不
知畏不死矣當其未飢視炊者之何疾矣當其已飢恐炊

者之不疾矣必欲去其貞而因時之變則胡弗死邪胡弗
勿炊邪是知時者日新而不失其素者也故先時者乘時
者也後時者因時者也然後其及時者安時者也斯則以
爲時之貞也天且欲之而況於人乎易之時六十有四時
之變三百八十有四變之時四千八十有六皆以貞紀者
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貞者天之幹時者天之恆
何以知上帝之欲哉知之以此而已

愛行葦者護之於牛羊君子辭也葦之敦也密牛羊孰得
而踐履之哉不慮其疏而慮之於牛羊故曰君子辭也夫
人之親親尊賢信友而不令其終者吾知之矣其下者溺

私變而毀其恩則讒蠱中之非其作意於忍也其賢者善疑而生其伎隙生於內而後慝人乘之非讒蠱之能先中也如是則防賢者於所獨破庸人於所聽非拔本塞原之道乎然而君子弗然病在本原而舒求之枝葉養其仁也求人於仁愛之誠而弗養之其弗激而增其卻者鮮矣故鴟鴞迫而控庸人者也舍其讒蠱而祇動其心伸庸人在己之權而庸人興矣行葦舒而戒君子者也不憂其內伎而但懲其外閒全君子以不昧之恩而君子益恥於薄矣曰行葦而旣敦也吾不憂其莖相牴而葉相悟也憂牛羊而已矣夫果孰爲之牛羊哉苟無牛羊而苞體枝葉之

相爲親比惡得有疑伎之生於其心邪方在羣而不忘夫
怨然而其怨也旁寓而不觸則方怨而固不失其羣於是
其羣也深植而不昧夫怨而可以羣羣而可以怨唯三代
之詩人爲能無他君子辭焉耳

昭明天體也昭物而物昭之明物而物明之天用也維天
之體卽以用凡天之用皆其體富有而不吝於施日新而
不用其故容光而不窮於所受命者命此焉耳性者性此
焉耳不達其說者曰天唯以其靈授之有生之初而不再
者也是異端迴脫根塵靈光獨露之說也是抑異端如影
赴鏡奪舍而栖之說也夫苟受之有生而不再矣充之不

廣引之不長澄之不清增之不富人於天終無與焉已矣是豈善言性者哉古之善言性者取之有生之後閱歷萬變之知能而豈其然哉故詩之言天善言命也尤善言性也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有萬年之生則有萬年之昭明有萬年之昭明則必有續相介爾於萬年者也此之謂命曰受性日生也

善畏者不畏於晝而畏於宵宵之與晝奚別哉目不睹焉耳火麗於天曰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順則命無不休矣順乎休而休衿衣鼓琴無性也順乎不休而休夏臺美里無憂也濯志振氣揭日月以行中天萬行同條

而其貫惡有不令終之疚惡乎故君子之令終令之以高
朗也夫天下何畏而又何疑邪烏元而已矣鶴白而已矣
水寒而已矣火熱而已矣民之情飲食男女而已矣民之
性高明沈潛而已矣君子道而已矣小人利而已矣禍極
於凶死而已矣福極於亨利而已矣善吾揚之而已矣惡
吾遏之而已矣天下何畏奚以容吾疑天下何疑奚以生
吾畏宵皆晝也不見皆於昭也天不能違之而險阻順令
終有俶無不休之謂也嗚呼無得於此者仁闕而柔弱義
闕而下迫禮闕而蕪雜知闕而纖曲信闕而困窒受生昭
昭之宇無往而不闕而德亦不終吾不知其何以爲君子

也

劉子曰威儀以定命也形函氣氣御神神受命命集於形而表裏主輔之權迭相爲王是故氣曼者其義刑度溢者其禮蕩色遷者其信違形鈍者其知促容汰者其廉伐義刑禮蕩信違知促廉伐則心不足以存而其仁仆曾子曰以友輔仁輔之於威儀也雖然友之所輔止此而已矣進朋友而攝心吾莫之能保也何也心非攝之所能及也獨至則安倚以至則危動於譽問依於形模以效其至則固迷而未得迷而未得則不旋踵而失其欲攝之初心而又奚以相攝邪故曰爲仁繇己而繇人乎哉蘇武不望攝於

李陵心異而情無猜故朋友之道可不絕也二唐待攝於兩龔心似而失之於旋踵無以相報而益以相忮而朋友之義絕矣故朋友者恆道也深求之威儀之餘而攝以心是浚恆也浚恆之凶必矣

善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老氏之言何其似洞之詩也雖然其用心之厚薄遠矣君子不忍棄人故善用人不忍棄物故善用物以功效勸天下於善之塗而不役天下以收其功效故豈弟之德流焉父母之道也然後知彼之用人物者權虜之術也行潦之水而納之於禋祀則天下之不勸者鮮矣非爲饒餽故而洞酌之也爲饒餽故

而酌之則既無憚於澗而何有於療乎澗酌之又浥注之非饒饒之必待此而勤勤焉及乎行療之化爲清泉而君子之勞已久矣使移其勞以求澂澂之流泉於得之也不更多乎以術言之謂之不善用人物也奚辭故老氏曰不善人善人之資資失以得資毀以譽資敗以興其用天下也猶仇敵然不以民爲子女而以爲仇敵民惡得而勿仇敵之哉吳王不庭賜以几杖漢所以忍吳怨而禍發必尅也老氏之術自以爲工於逃禍而適深其禍君子視之祇愚而已矣

班固有言司馬相如頌功述德忠臣效也賢遷遠矣議者

非之以爲導諛故驕不可以爲忠不如遷史之爲遺直也
之二說者各有挾以互競君子奚以折其中哉夫不觀於
周公召公之道乎周公之陳無逸也抑天子而均諸南畝
之子戒逸諺而無望上智之情警之以民情則曰否則厥
心違怨否則厥口詛呪申之以禍患則曰怨有同是叢于
厥身忱之以生死則曰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何其甚相
詛謗而不忌也召公之歌卷阿也遊亦伴奭焉休亦優游
焉車之多馬之馳殆乎子虛上林之所鋪張矣梧桐之生
鳳皇之鳴殆乎般般濯濯之所夸耀矣性之彌土宇之厚
殆乎大人中州之所虛祝矣何其嫌於導諛而不戒也乃

固以是譏遷之非忠而二公協於一以相友夫子雜列之詩書而交不廢君子小人厚薄忠佞之分不可不察也周公居尊親之位任附託之隆先事以申憂危之警無已而苛言之藥石之愛也馬遷以刑餘無諫諍之責後事而摘毫毛之過微文而深中之怨毒之情也成王撫未甯之宇殷民睥睨於其側二叔之餘黨搖蕩於其閒四國覘其憂喜以爲動靜召公從容樂豫張大孺子以早服疑貳銷萌之大猷也漢章承思漢之餘席大定之勢四裔無警隴首無謠昌榮之氣已盪其心目班固揄謝過情狹小三五而益以忘其憂恤勸淫之邪術也故厚與忠道異而相得薄

與佞情同而相非宜夫二公之協以成而遷固之訟不相下也或直或曲或實或浮觀其詞審其致論其世無待鈎考而見其心厚不嫌佞忠不嫌薄貴乎聽言者之聰貴此而已矣羣言訟於廷而辨者不亂君子之迹孰得而借諸易有變春秋有時詩有際善言詩者言其際也寒暑之際風以候之治亂之際詩以占之極寒且煥而暄風相迎盛暑且清而肅風相報迎之也必以幾報之也必以反知幾知反可與觀化矣柏舟者二南之報也六月者菁莪之報也民勞者卷阿之報也風起於微而報必大反非其大反天下亦惡從而亂哉風者民之相爲咏歎者也民用莫若

情情之得失莫若厚薄柏舟薄之反厚者也而關雎鶉巢
之遺民不可理矣小雅上之以勸下者也勸之也必以功
之盛衰若生殺爲功於生不期而盛矣爲功於殺雖功而
衰矣六月以武事勸其下授之亂萌而不可輯矣大雅者
下之陳於上者也下陳於上而諫之道之恆也兩下自相
爲陳而覆陳上意以諫下道之反也下需上之諫而無望
其諫上則美無與成惡無與弼卷阿之道喪而上下無紀
矣嗚呼六月之無君也文不足而求功於武也民勞之無
臣也無能爲益而待益於上也柏舟之無民也薄其所厚
則雖欲弗淫蕩而不得也故觀乎民勞而國無不亡之勢

觀乎柏舟而民無不散之情兆其亂者其六月乎六月末有亂而正與菁莪相反則其爲亂可知已一治一亂之際如掌反覆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生殺之幾無漸迤之勢無疑似之嫌也

匪人之相接望而知其爲不祥之氣者有二曰悒悒也繾繾也不必其挾無良之心成乎醜厲而早已爲咎之府矣抑有甚焉者載不祥之氣而挾無良之心則二者迭用而不測其所徑俄悒悒矣俄繾繾矣以其繾繾行其悒悒矣以其悒悒致其繾繾矣數迎數隨數怒數喜數吐數茹語沸於庭笑喧於室耳爲之瞶目爲之熒堂廉之下爲之暗

如長夜日沒月生而不知息然後以亡人之國敗人之家
疾速而不可救藥斯其情僞亦無難知者而庸人舉肺附
而委之不亦哀乎人之有情也新晴而不喜淫暘而不憂
波沸喧豗而不憎霜清月澹而不適必其非人而後可也
惛惛之繾綣之以繾綣惛惛之以惛惛繾綣之霍浪百變
而不出兩端乃且樂與之流連而不反此豈猶有生人之
氣哉然而取亡之主召辱之士甘授以身心而不厭嗚呼
人莫悲於心死而身死次之魂棲於陰魄蕩其守高天不
能爲之居杲日不能爲之照呼籲沈浮而大命去之古今
敗亡之相積未有不繇此者也高朗之士剪燭其表如聚

蠶之吟於幙引身而避之爾侯終日哉

厭名利之昏愒而移之於酒博劉杲光孟祖以逃凶而入於辱其免於凶也幸爾舍房帷之繾綣而移之於泉石王維鄭虔壯夫之氣已消求其遇賊而不泮也容可得乎故之二情者血氣一相爲引出此入彼如蛛絲之縈蟬翼勇邁以勝之而不克清滌以離之而不能而天下之不嬰者鮮矣鴈鳧之喧鷺燕之媚物固有之而人弗求勝焉則心死而身亟隨之何所容其幸免哉夫君子之欲懲此也將如之何旣醉之詩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勿抑務此而可乎

易曰修辭立其誠立誠以修辭修辭而後誠可立也誠者何也天地之撰也萬物之情也日月環而無端寒暑漸而無眵神氣充於官骸而不著生殺因其自致而不爲此天地之撰也曼而不知止則厭無端而投之則驚前有所誦後有所申則疑數見不鮮而屢測之則怒無可厭而後歆無所驚而後適無所疑而後信無可怒而後喜此萬物之情也天地之妙合輯而已矣萬物之榮生懌而已矣輟而化浹懌而志密天地萬物之不能違而況於民乎辭之軌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立誠之謂也誠之弗立拂天地之位利萬物之幾行其小智以騰口說於天下而

天下之人乃驚疑厭怒而不可戢辭也者非必有損於天下之實也而如戾氣之以厲民視無可見聽無可聞觸無可喻而民已病矣拂天下之位非無位也位其所位而天地之位逆矣利萬物之幾非無幾也幾其所幾而萬物之幾戾矣天位乎上孰者爲上之疆乎地位乎下孰者爲下之界乎截然判之而不相及於是而天地之位拂也形以載氣氣爲形幾氣其離形而運乎靈以效官靈爲官幾官其炫靈而示乎百體以從心心爲體幾體其各載一心而爲君乎引氣搖靈煩心而唯恐人之不喻其幾於是而萬物之幾利矣拂天地之位則亂利萬物之幾則賊賊與亂

非僞人不能然且標門庭於辭之中曰吾能爲位置也吾能爲開闔也吾能爲筋脈也吾能刮摩以淨也吾能立要領於一字而羣言拱之也吾能縈紆往來而不窮於虛也吾能剖胸噴沫而使老嫗稚子之無不喻也嗚呼僞人逞其僞辯之才而煩促裨闔顛倒黷亂鄙媒之風中於民而民不知士乃以賊民乃以牾盜賊乃以興國乃以亡道乃以喪於永世孰爲此者而不實于亶之禍亦酷矣韓愈李翱元稹白居易蘇洵曾鞏之辭興而天下蔑不僞知言者可弗詎哉

竊威之相需理也消息之相乘數也知消此之息彼者可

與樂天知威之以嚮者可與立命矣知消此之以息彼謂天之方蹶方虐不可也知威之以嚮之謂天之方蹶方虐不可也缺望而不知裁其細人之悖乎乍拂而疑其毒己其匹夫之悃乎板之詩用之而不嫌也何居曰不善立言者乍而逆庸人之情其終同焉善立言者乍而順庸人之情其終異焉天之牖民牖民孔易非其蹶而虐民審矣非天之過必也其民乎故曰民之多辟也佻人邪大宗邪宗子邪大邦邪大師邪求其必爲辟者而又不可得獨斯畏焉然則辟者非民亦又審矣乍用其情而爲之疑輾轉以思而後爲之信雖蒙且復能勿聽乎然而有弗聽者則不

可救藥者與既不可矣而又奚救藥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學詩而立言之術止矣過此以往有譎諫焉謬刺而順詞勸百而諷一抑非君子之屑以莠其口者也

人所有者人之天也晶然之清晶然之虛淪然之一穹然之大人不得而用之也雖然果且有異乎哉昔之爲天之天者今之爲人之天也他日之爲人之天者今尙爲天之天也出王而及之昊天之日明游衍而及之昊天之日入乎人者出乎天天謂之往者人謂之來然則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日日而新之念念而報之氣不足以爲之捍形不足以爲之域惡在其弗有事於昊天乎不達乎此者曰氣以

成形理寓其中而主以終世其始無不足其後無可增然後其與昊天果相捍於其域兩弗相得而固不相逮矣而又欲有事焉是握拳以擊空炙手而欲瘳父之足瘍也不亦妄乎故君子之言事天也爾小其心勿張其志不敢曰吾身之固有天也知其日益不懼其日遠不敢曰吾事固有之天而已足也知其理迎其幾觀其通敬其介則見天地之心者乎

天生烝民其命匪謔人弗謔之乎曰天固不可謔也故曰天難謔斯天也非徒人也成之者人之道也猶言誠者天之道也道則然而非可必也然則言天之無不謔者猶言

人之無不可謀也人無不可謀之而既有不能終之則天無不可謀而固有其不可終矣天不恃克終以爲德則是天固不可謀也君子修之吉修非其因之謂也百年之室支其傾飭其腐更其材木而後謂之曰修矣小人悖之凶非盡棄其故之謂也東西南北縱橫上下無適而非天精粗良楛剛柔明晦無所用而非天小人又奚悖邪然則小人亦游於天命之中以用天命而謀其匪謀遂以陷而不復從其終而考之則見其悖焉爾故曰畏天命畏其變也畏其通也命以愛而爲仁愛可謀而爲仁乎命以斷而爲義斷可謀而爲義乎命以辨而爲禮辨可謀而爲禮乎命

以覺而爲智覺可謔而爲智乎從其初則皆善也命之以
仁義禮智之實也怙之以終則不善矣舉此悖彼舉一悖
百則並其一而亦悖也其極也強禦培克寇攘號呼蝸蟻
鼎沸胡一而非愛斷辨覺之所流哉故謔天命者不畏天
命者也禽獸終其身以用天而自無功人則有人之道矣
禽獸終其身以用其初命人則有日新之命矣有人之道
不謔乎天命之日新不謔其初俄頃之化不停也祇受之
牖不盈也一食一飲一作一止一言一動昨不爲今而後
人與天之相受如呼吸之相應而不息息之也其唯死乎
然後君子無乎而不謔乎命也始終富有而純乎一致也

仁義禮智參互以成德信以其大同而協於克一然後君子之於命無乎不謀之有實矣舉一統百而百皆不廢也嗚呼知不謀之以謀者知終者與終之以人而不怙天之初人無不可誠之而後知天之無不誠也

廣德若不足若不足也以廣其德老氏之言此欲芟夷廉隅而同於愚也君子之言抑抑也則曰維德之隅隅之所至德必充焉隅之所不至德必絕焉然後君子之臨小人井井然小人之視君子嶽嶽然斯其所爲抑抑者修不流之度而非成乎下比之傷矣食於逆旅而五漿先饋何傷乎爲妻羹食豕如食人何得乎良賈深藏若虛質而已矣

盛德容貌若愚愚而已矣欲哲之固愚之已成乎愚而賈天下以哲哲人之愚其哲亦愚人之哲焉耳故山伏地下曰謙陵夷以芟其剛之象也而山之爲山隱矣積磊砢險窘於厚貌之中謙其非盛德之卦與以語乎吉多得之矣貞則未也

魏無忌之飲酒近內也阮嗣宗之驅車慟哭也王孝伯之痛飲讀離騷也桓子野之聞清歌喚柰何也無可如何而姑遣之履迷亂淪胥之世抑將以是而免於咎矣夫無可如何而姑遣之則豈非智之窮也乎智窮於窮塗而旁出於歌哭醉吟以自遂雖欲自謂其智之給也而不得然則

雖欲謂之不愚也而抑不得矣夫智者進而用天下如用
其身焉耳退而理其身如理天下焉矣恢恢乎其有餘也
便便乎其不見難也天下不見難則智不窮於進身有餘
則智不窮於退夫數子者皆思進而有爲於天下矣履迷
亂淪胥之世途窮而不逞一往之意折而困於反唯其不
知反也是以窮也夫反而有耳目官骸氣體語默之無窮
者雷雨滿盈容光必照是豈非天地日月之藏乎而一以
懵然用之哲人之愚洵哉其愚矣亦職維疾其疾也誰與
瘳之哉麟可獲不可得而麇之麇之也鳳可衰不可使弗
唯唯弗翩翩也天下悲其窮而麟鳳裕裕者哲人之量也

故處迷亂淪胥之天下惟衛武公之獨爲君子而令終報焉雖然衛武公之得爲君子唯不期乎令終之福而已矣彼數子者全軀保妻子之心有以亂之也

得志於時而謀天下則好管商矢志於時而謀其身則好莊列志雖誠智雖僻操行雖矯未有通而尙清狂窮而尙名法者也管商之察莊列之放自哲而天下且哲之矣時以推之勢以移之智不逾於莊列管商之兩端過此而往而如聵者之雷霆瞽者之泰華謂之不愚也而奚能故曰哲人之愚愚人之哲也然則推而移嵇康阮籍於兵農之地我知其必管商矣推而移張湯劉晏於林泉之下我知

其必莊列矣王介甫之一身而前後互移故管商莊列道
歧而趨一也一者何也趨所便也便斯利也小人喻於利
此之謂也孰有當迷亂之世上不獲君下不獲民志勿爲
之茶皇然念四國之訓乎隆然謀四國之順乎謀唯恐其
不訂而不憂其大而不容乎猶唯恐其不遠而不憂其深
而逢忌乎能此然後一旦舉六字以任之目昭心曠習於
光大而銖兩之計穴罅之智不足以動其心而成其大業
退不見有生之樂也進不見天下之利也故君子之視察
察之智放達之識如盜缶而已矣知之所不及無適於守
舍其益取其缶舍其缶取其益奚有定哉

訂謨定命遠猶辰告謝安之所服膺也賦詩可以見志安也足以當之知不及量不遺條理不熟嘗亦惡能相觸而生其欣賞哉豆區之計不足以舒神倉卒之辭不足以愜聽尋丈之圖不足以暢遇牴牾之說不足以利幾久矣謨之大猶之長命之豫告之以時所謂良馬輕車修途平易而王良造父持其疾徐之節是樂而已矣小人不知樂此無不臧焉君子之知樂此於不理焉屐履之細生死成敗之大皆其適也芥穗而適於遠四海萬年興亡得喪而如指掌之間也天下以是而望安安以是而任元淝水之功孰云幸勝哉矜佩之下戎作蠻方不遐遺也得衛武公之

心者其唯安乎相賞而不相違得之於心迹之表矣

得而一心失而一心否而一心泰而一心難而一心易而
一心言而一心行而一心斂而一心舒而一心推移十反
各伸其說以致其圖度規其大則眉睫不見營其小則泰
岱不覲畏以持則聞聲而震張以壯則沫盡而辭不窮小
人之爲爾者無他罔念厥紹而已矣大哉紹乎千里之可
以跬步臻也千祀之可以寸心藏也白刃之可以清晏承
也牀第之可以堂皇治也無形之可以有形接也天以之
繼而生人人以之繼而成性故曰繼之者善也匪繼弗善
曷紹之可弗念哉嗚呼揚雄投閣謝肫扁舟王旦垂老而

獎天書蘇軾窮遷而依竺教雌黃之口未乾貂狗之續相
比恆德不守而或承之羞其羞者卽昔之所羞爲者也而
不亦悲乎故曰君子有固善小人無固惡藉其有固惡也
惡之所行而不失其故則惡亦損矣夫君子於洒掃無小
也於訐謔無大也於夙夜無短也於遠猶無長也於戎作
蠻方無危也於庶民小子無安也於屋漏無靜也於不虞
無動也於神格無幽也於手攜而命無明也於先王無順
也於迷亂無逆也一日之始百年之終旣耄之知小子之
戒險而易阻而簡獨而畏遠而涵豈有他哉念厥紹而已
矣

屋漏之警其作聖之極功乎未可也力乍聚則時過而衰
意有注則當前而不覺故曰未可也且夫人之情質有畏
明而不畏暗者矣有畏暗而不畏明者矣剛以質者畏明
而不畏暗柔以文者畏暗而不畏明之一二者得失均也畏
暗而不畏明者持己專也畏明而不畏暗者爲己篤也而
徒警夫不畏暗者抑俾之於奧窔而蕩然無忌於堂
皇矣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以爲偏警於屋漏則度之於屋
漏而遇之乎故知學者知其不可射而已矣神唯恆故幾
也恆無往而不幾是故隨警焉而見其幾也警而見其幾
有人之見之者然爾神豈於此而幾哉故曰不可度也是

以知學者學其不可射者而已矣盡終身之時而無可射也
也大音有希聲焉大惠有淡味焉絺繡有隱色焉人之所
不可以視見聽聞食知味者莫此甚也若夫微而嚮鉅藏
而嚮顯近而嚮遠則曰趨於著睹聞之且盛者矣故曰相
在爾室非退而獨居之謂也身馳於四海言滿於天下行
加於蠻貊淺心者視之爾室隱矣乃前乎此者不有爾室
乎今猶是身也後乎此者不有爾室乎他日猶是身也當
此時也不有爾室乎豈以爾之方在彼而不在此而遂謂
無室也殺人之中有禮焉尊俎之側有戎焉威加四海而
肝膽有其勇怯恩施萬邦而心氣有其和戾神之格旣不

可度矣得之於表喪之於裏得之於裏喪之於表皆神至而我不可射者也禮樂刑政奚而非其屋漏哉故知道者知其不可射者而已矣暴與藏一也治藏不如治暴是不知暴者也藏之且暴不容揜焉雖然猶易也治暴不如治藏是不知藏者也暴者之有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體物而不遺神已而伸者固神也非既有形而神遂亡矣至此而後密矣索無聲無臭之精於聲臭之末乃尋跡而求亡羊之術也體無聲無臭之載於喧闐苾芬之中斯扣璞而取和璧之道乎故學道者學其不可射而已矣盡天下之境而無可射故也易曰顯諸仁藏諸用互藏其宅而隱顯無

周豈偏重於不顯哉故君子之言詩繇不媿於屋漏又加進焉迨於不可射而後至矣易簡而久大矣

人情之無端是其是非其非不言而一任其自然此齊物之術也弗獲已而於不可治之世議處己之道姑用此爾乎抑之詩曰民各有心非不求明也非忍聽之也無不求明之心而後可與用晦無忍於不治人之心而後可離人而珍其獨雖然旣存乎其時抑存乎其位矣古之諸侯非後世之卿士也有社稷則有宗廟有宗廟則有族姓有族姓則有臣民神於我而興廢家於我而全毀舉國之人於我而生死抱其孤清以與狂愚者爭一不勝而血塗於野

屋加於社祖禰餒於荒瑩世胄之子孫夷於阜隸祇以斤
斤爭一日之明弗忍於所疏而忍於所親故曰民各有心
唯衛武而後可也漁父欲以其道易屈原之清醒楚老欲
以其情惜龔生之膏蘭重晦而安於忍又奚可哉吹萬不
同而聽其自己天地之妙不可以憂患求者非夫人之所
敢學也

兩開之氣常均均故無不盈也風者呼吸者也呼以出則
內之盈者損矣吸以入則外之盈者損矣風聚而大尤聚
而大於隧聚者有餘有餘者不均也聚以之於彼則此不
足不足者不均也至於大聚奚但不均哉所聚者盈溢而

所損者空矣有空大谷此之謂也空而俟其復生則未生
方生之頃有腐空焉故山下有風爲蠱腐空之所釀也土
滿而荒人滿而餒枵虛而怨得方生之氣而搖是以一夫
揭竿而天下響應貪人敗類聚斂以敗國而國爲之腐蠱
乃生焉雖欲弭之其將能乎故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均
物之理所以敘天之氣也

無君子則小人亦奚以濟其惡倚門之繡紅女之絲也怒
馬之秣力農之粟也公孫宏之安汲黯之所鎮也李林甫
之威姚崇宋璟之所飭也种放之名陳搏魏野之所感也
君子有不言之訓不爲之功不乞之貸死者生之悴者榮

言月令卷四
三十一
之弛者張之施及於小人逆用之而猶足以赫凡其所以赫者皆卽君子之所陰也爲君子者奚弗以自信而抑又何責焉旣之陰女反予來赫听然受之而已

穆王以降無雅昭王以降無頌非弗能爲之也因周召之作被之於絃管酬酢神人無不足也厲王之世而變雅作述先王之旨用以諷刺反正者之變弗敢與正者仇也鄭大夫稱言於私其流聞上弗敢以被諸絃管也過則規之善不足與述弗敢以其功德與先王擬也故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夷厲以上君子遵其禮小人遵其制雖有暴君侈相天下猶以寡過文武之澤永矣周之

凌遲而東其肇於宣王之世乎王風之凌遲而黍離其肇於宣王之雅乎崇舅之封飾甥之嫁娶於齊而爲之城徐儼然稱王而征之不下其恩已微其威已熒然且震而矜之以與文武之豐功相伉宣王之爲王亦未矣末王而尸制作之功何其不知慙也不知慙而言之無慙是故其稱引也曼其條理也麗煩而不飾鉅而不經豐如饜益大鬱而不擇其精沓如扣土鼓以束茅而不宜人之聽易曰中心疑者其辭枝無德而以僭作未有不蕪以游者也申伯之功吉甫之德韓侯之受命召虎皇父之帥師以姻亞而貴以尊高而賢以私寵而榮以天子戰諸侯而紀其績而

詩風何名四
三
揆以此出入於大明皇矣之間誇賓客而動鬼神而後文
武之澤斬矣故善誦詩者誦吉日車攻之篇如南山正月
也誦崧高烝民之篇如民勞板蕩也卽其詞審其風核其
政知其世彼善於此而蔑以大愈可以意得之矣

非庸人之喜不足以亡申伯之南王寵其舅何所裨於宗
周而曰戎有良翰哉一傳而戍周之社稷者申也再傳而
折入於楚者申也斯其以爲良翰而周人喜之矣周不建
申楚不窺謝周不戍申楚不有申舉先王眾建之諸侯無
能撫之以爲屏翼而託肺腑附於私親弱植其新造之邦而
厚憑之盈廷之士所怙以翰南國者心力盡於此乎如其

心力而盡之則喜盡心力以孤注於斯而惡得不亡邪悲夫庸人之寢焉興焉食焉息焉皇皇焉求之而恐弗遂遂其所爲而眉伸目潤心津口哆者咸若是邪舉東晉之心傾于王庾括汴宋之目屬於种姚舍此無復寄其憂喜情已枯智已槁而後國家隨之有識者所爲長太息也

尊其尊親其親必將愜其願而歆之以爲厚也嗚呼是不察之論也誠爲其所當尊而親之必天性之戚非其 曠矣豈繫私願之得愜而以歆者爲厚乎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非擇而與之因五十國之墟卽其疆而國之爾召公之賢召公之功召公之親不下於太公而封於燕

矣沙磧苦寒幽渺瘠人民獷悍而密邇北塞殆將非人之所處也先王不以利報親賢而體親賢之情於利之外以此爲厚而親賢亦安之矣惡有封國建侯使之牧民而必圖度肥瘠授之樂土哉爲地擇人未聞爲人而擇地也君以利導臣而臣不趨於利者蔑有矣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艷稱之而上下不以爲慙故皇父孔聖作都于向不愆遺一老俾守我王習以爲然而謂擇地者之果聖也又奚怪乎君以是厚其臣父以是厚其子故蹶父爲女相攸擇山川魚鳥文皮堅革之淵藪厚植以快閨房游燕之資慶令居焉父子夫婦以利相接沈湎於貨賄食色之中而人

道之異於禽呼魚响者無幾矣漢高之於陳平也不以孫叔敖之智處之而曲逆之祀不紹魯僖之於季姬也不以孟光之賢期之而鄆子之好不終西周亡蹶父絕而申韓繼滅故賢者不以利爲厚君子不以利厚人所以植之不仆也

傳曰衰至而驕何言之驕者盈之徵也血溢氣銳險阻不知而多求於物皆盈者之召驕也雖然盈而驕者必其未嘗盈者也未盈而驕則其驕也固衰矣未之能盈而粗有所至矣牢執之而挾爲己能坦然靡所疑慙而後驕成而不能自抑天下之大萬有之富直置之而不能取益故曰

衰至而驕盈者不與焉古今遙矣其學於六藝者眾矣苟操觚而殫心各有所遇焉何居乎吉甫之自賢卽人之稱之者蔑以加與吾以知人之稱之者固不然也文王大明其碩矣乎鹿鳴四牡其好矣乎關雎葛覃穆如清風矣乎爲彼者未嘗自居也而天下不可揜也雖然猶獨至而無攝美者乎攝美而均至之洵唯吉甫矣乎我知吉甫之靡所疑慙者貌取而無實也文侯之命蒐稗之書也舉文王之明德而加之義和無慙焉崧高烝民蒐稗之雅也躋申伯仲山甫於伊呂周召之上無慙焉古今遙而不能屈則寸晷爲長四海廣而不能游則尋丈爲闊陸雲且可賤貨

以奉馬穎潘岳且可發餒以遺賈謚吉甫亦奚靳而不能
哉曹植自以爲周公孰曰非周公焉杜甫自以爲稷契孰
曰非稷契焉韓愈自以爲孟子孰曰非孟子焉驕己以驕
天下而坦然承之暴濼之興不憂其涸吾惡乎無疑而不
代之慙邪文章之變古今亦畧可見矣周至吉甫而雅亡
漢訖曹植而詩亡唐之中葉前有杜後有韓而和平溫厚
之旨亡衰而驕驕而衰不可振衰中於身其身不令衰中
於國其國不延枵然之竅風起籟鳴怒號而遽止苟其有
作心而挾生人之氣者弗屑久矣

關故弓而張之未遽絕也因而弛之往體旣戾來體因之

以遂然後不待再張而毀矣漢元唐懿宋理之所以亡繼張以弛而不施之筋漆也有周之弓天下之至調者也厲王蹶而張之筋蹙漆解不絕者無幾宣王起以柔道承之庶幾釋天下於束淫乎苟明于上下張弛之幾固不於宣王之世而勸以柔也奚以然邪上下之際有相化者焉有相激者焉明於數者明此而已矣上淫則下靡上固則下陋此相化者也有其有餘力而與上相師者也有上暴斂則民不奉公上淫刑則民不畏死此相激者也民困於力之無餘而敢於逃法吏緣於上之已甚而乘閒以讎其姦而天下之綱維紊散而不復收矣然則宣承厲後繼之以張

而民益怨繼之以弛而民益姦危亡之勢其數正均故漢元唐懿宋理之覆敗差緩於胡亥而其必亡均也故懲蹶張而改轍者必濫於暖姝疾呼不聞抵擲不怒以成乎從容坐嘯之朝廷而天下已解之紐益叛散而無倫不幸而以此爲尙未有能延之再世者也嗚呼宣王之所與治內者山甫焉爾所與治外者申伯焉爾誦申伯曰柔惠惠以柔也誦山甫曰柔嘉嘉以柔也之二子者旣以其暖姝媚嫉矯榮夷之徒虔厲之習以要一時之譽尹吉甫又從而獎之則當其拱手哆顏彼笑此頷三揖百拜延犬戎而進之微幽王其能以再世哉故曰溺者必笑贖者必笑贖於

心者人也溺於險者天也人動而天應之而其笑也均覘國者覘其多嬉笑之子而亡可計日待矣

何以謂之陵夷陵之夷而原漸迤而下也故陵之與原無眈者也亂極而治非一旦之治也治極而亂非一旦之亂也方亂之終治之幾動而響隨之爲暄風之試於霜午憂亂已亟者莫之覩焉耳方治之盛亂之幾動而響隨之爲涼颼之颺於暑晝怙治而驕者莫之覺焉耳夫覩其所不可見覺其所不及喻者其惟幾與響乎而幾與響亦非乍變者也詩之情幾也詩之才響也因詩以知升降則其知亂治也早矣而更有早焉者故曰雅降而風黍離而哀

周道之不復振然則黍離者風雅之吟與閱黍離而後知黍離是何知之晚也風與雅其相爲吟大夫而黍離非其吟也菀柳而下幾險而響孤瞻卬而降幾危而響促取而置之黍離之閒未有辨也故瞻卬之詩曰心之憂矣匪自今矣生於心動於氣淒清拘急先此而若告之早成乎風以離乎雅迺以漸夷而無一旦之區分黍離之爲黍離匪自今哉節南山雖激而不隘板蕩雖危而不褊立乎菀柳瞻卬之世泝而望之不可逮矣雖然更有早於菀柳瞻卬者密而察之漸迺之勢幾愈微響愈幽非夔曠之識誰從而審之哉

治世之諫切而以道衰世之諫切而以事亂世之諫切而以訟公議繁民心搖訐訟行風俗壞陰私貨賄券契証佐之言君子不諱而天下之死亡積矣訐訟者小人之以陷君子者也小人以此吹求於君子君子引嫌而不勝不勝則君子之禍不息引嫌而君子之體猶未裂也君子弗獲已而不堪於不勝無所引嫌而以其訐訟者報小人則君子之體裂而人道之存其幾哉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斯言也訐訟之言也胡爲其出於君子之口也婞婞之民快其直暢大雅之士悼其遷流孰令君子之至於斯邪其

上無禮其下無學忠厚凋廉恥微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閔
亂疾惡者孤行其志光明而不疚則成敗聽之矣母亦姑
勿自失而遠鄙俗於己乎是故贈印之君子未足語於自
求之道也

詩廣傳卷四終